

山中書簡～新康山的萬年謎底 4/4

陳玉峯

今晨整理調查本上樣區，細細思索新康山系演化神蹟，也為自己的發現，泛起莫名的興奮，畢竟這是長年山來調查路上，智性的喜悅。

高市警員意欲自東部突圍，楊決定隨行，我寫些交代事項，以便楊捎訊給妳，然而，二小時後他們原車折返，東段路更是殘敗不堪。中午再度連繫天池小隊，得知埡口（關山）隧道落石正局部清除中，因而午後三點半相約一三九 K 處接駁，因為一三九 K 處另有一處大崩塌。於是，我們立即動身，自一四八 K 處（埡口山莊）西行。

至隧道口，昨日走出的土石流已歇，偶小陣滑落，可快速通行。四人分段奔跑，且令守望者得以出聲示警，避免慘遭活埋。輪到我衝過險地時，瞥見半山萬噸黑壓壓頁岩，勢若捕蟬，待我入殼，一副猙獰獠牙。接著，我們走進地心世界。

埡口隧道長達六一五公尺，據聞由兩頭開鑿銜接。施工期間發生大規模崩塌，活埋鬼魂數十條，因為難以掘出，此等開路先鋒遂安靈於斯。每次驅車行經此地道常感漫長，今日竟徒步穿越。

由於隧道彎曲，入洞後不久旋即烏黑。楊憑藉頭燈先行，江與吳伴我兩側，走進陰冷黝異的時空。我們的腳步聲細碎雜亂，遠近的聽覺亦已迷失。思緒梭移於七日來山間行，前三天不就像台灣史上，早期充滿期待的開發，後四日不也是后土的反撲，生態的災難!?文明的歸宿難道即此睜眼的黑暗，伴隨以恐怖的陰寒!?

有隻厚重的手偶而觸意著我，一兩輕聲向左朝右的呵護，遊逸在耳。江是多年山林調查的布農助手，他引我土地的鼻息，我教他科學的資訊；他待我如師如長，我還他尊嚴，敬他如親友；我們在野地的作業是工作，也是情感的流露；妳沒前來，他也若有所失。雖然，我們從無多餘的言語。事實上無數次險地危崖，江幾乎是我的土地神。

一三九 K，落石堆的另一頭，包小隊長的吉普在雨中等候。很快的我們抵達天池。

如同埡口，天池亦已斷電二天，斷續的無線電音，終於耳聞妳的叮嚀。

柯警員為我敷上布農草藥，我雜記些布農的山中傳奇：南橫西線斷阻多處，今夜只能寄宿天池。

——九月十二日天池
中秋

我執意下山。江不得已差調梅山部落三部機車支援。

約莫午后成行，沿途山河遍體鱗傷，枯枝敗葉橫陳，多處必須下車搬移風倒喬木，穿越亂石堆尤是驚險。我想起平生第一次能高越嶺路，一處羊腸小徑的崩塌地前，載我的泰雅弟兄突將機車停刹，掏出懷中烈酒猛灌半瓶後，囑意我上車坐定，猛踩油門呼嘯而過，當時我還直呼過穩。如今妻女倚門遙望，我卻冷汗直流。

抵樟山村後繞道河床，洪峰湍流奔騰吼叫。轉進寶來，搶搭工程便車，經六龜、旗山、高雄，折騰回到台中，雲霧中的圓月正照中天。

——九月十四日大肚台地

——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九五年五月

～本文摘自《生態台灣》～

2015-07-10 01:16:07 網站最後更新